

十九间房

·苏童·

一条土沟环绕着这个村庄，沟里很潮湿，长满了杨槐树和杂乱的灌木，那些百年老树繁密的枝桠多年来一直在疯长堆积，它们几乎遮蔽了整个村庄的天空。这是离湖最近的村庄，但是不管在湖上还是山上，人们都不易发现躲藏在树荫里的十九间茅屋。游乡的货郎偶尔推着独轮车从湖边经过，他们也常常遗漏了这个隐蔽的村庄。

山上的土匪金豹把这个村庄叫做十九间房，土匪们都这么叫，湖上的船民也这么叫，后来距此三十里地的塔镇人也知道十九间房了。

春麦背着一只竹筐从山上下来，春麦穿着黑布衫和黑布裤子，腰里扎了一条红带子，他是从山上一路小跑着下来的。

春麦的模样看上去有五十多了，但实际上还不到三十岁，春麦跟上金豹也才大半年的光景。

在紧靠着树沟边的晒场上有一群半大的孩子在晒干草，十九间房的人习惯于到村外晒干草、晒粮食或别的什么。春麦看见儿子书来用杈子扒拉着一堆干草，书来在深秋天气里仍然光着脊背，赤着脚。春麦走过去时有孩子嚷起来，书来，你爹下山了。书来迟滞地转过头朝春麦望了一眼，他擤了把鼻涕往短裤上一抹，什么也没说，书来低下头继续扒拉那堆干草。

怎么不叫爹？春麦的手在儿子光头心上拍了一记，他说，你娘呢？你娘在家吧？

书来只是指了指树沟后面的村庄，仍然没有说话。

春麦又一路小跑起来，跑到独木桥上他想起什么，回过头对书来喊，你变哑巴啦？没出息的货，半年没见你就变成哑巴啦？

走完独木桥就走到了村里，走到大片晦暗的不见阳光的树荫地里。十九间房的村民们自古以来就是在这片大树荫下生息，他们的茅屋常常以几棵大树的树杆作房柱，以土坯和草苫匆匆搭建而成。这么简陋的居所历经年轮沧桑，虽然破败潮湿，但十九间房永远是十九间房，它们似乎与四周的树林已经浑为一体。

十九间房是分成三排错落有致的。春麦家在最后一排，最后一排的五户人家中，还有春麦的寡嫂水枝一家，还有春麦的几个堂兄弟。春麦走过水枝家门口，看见水枝正在舂米，她的一堆儿女有的在帮母亲干活，有的在地上乱爬。嫂子，我回来了。春麦把头探进去喊。他看见水枝朝他笑了笑，水枝对孩子们说，你叔回来了。孩子们拥了出来，拽他的衣角，捅他背上的竹篓，他们跟着春麦进了家门。

春麦看见锅灶上正在煮菜粥，稀薄的米汤上漂着切碎的菜叶子，淡绿色的，冒着热气。六娥不在屋里，六娥不知到哪里去了。你婶子呢？春麦问围在他身边的侄子们。侄子们都说不知道，他们的眼睛始终盯着春麦背上的竹筐。

叔你带糖块回家了吗？

糖块？春麦皱了皱眉头，他放下背上的竹筐把它倒拎起来，掉下来的是一卷花布。有屁个糖块。春麦恶声恶气地说，饿不死就行了，还想吃糖块？

春麦推开孩子们往门外走，他看见寡嫂水枝正倚在门框上，水枝的头发上沾满了细碎的谷糠，她正在用手拍打头上的那些谷糠。

六娥呢？你看见六娥了吗？

书来正在晒场晒草呢，你进村时没看见他？

我没问书来，我问你看见六娥了吗？

好像到前边村长家去了。水枝的表情看上去很暧昧。

正说着话春麦就看见六娥过来了，六娥穿着一件大红的衣衫，怀里抱着一只米箩走过来了。春麦发现六娥的脸像一张纸片似地半灰半白，他觉得有点陌生。但是他很快地就想起六娥的脸色本来就是半灰半白的，不光是六娥，十九间房的女人终年少见阳光，她们的脸都是像纸片似的半灰半白的。

六娥一进屋春麦就关上了门。春麦夺下女人怀里的米箩，把箩里的米全部倾倒在粥锅里。他听见女人在后面尖叫道，你疯啦？要吃三五天呢。春麦丢下米箩说，我是疯啦，饿疯啦，熬疯啦。春麦一边抽裤带一边用身子把女人往灶后的柴堆上拱。女人说，不要脸的货，大白天的，书来一会儿就回家了。

春麦也不说话，架起女人的双臂就把她往柴堆上按。

灶膛里的火烧得很旺，女人的鼻息急促地喷在春麦的脸上，带着一股新鲜的蒜味。春麦看见女人的脸被灶火映得红彤彤的，女人咬紧嘴角，闭着眼睛。春麦断定女人的这种模样是装出来的。

你身上怎么这样臭？六娥突然推了春麦一把，她坐起来吸着鼻子说，真的你身上臭死了。

怎么会不臭？我在山上天天给金豹倒屎尿盆呢。

没出息的货，你也就配给他倒屎尿盆了。

天天要倒几趟，没准就弄身上了。春麦也吸紧鼻子闻了闻自己的手和黑布衫，他说，是够臭的，真是够臭的。

没出息的货，听说你还替他擦屁股吧？

他让我擦我只好擦。春麦迟疑了一会儿说，谁让他是金豹呢？

这时候他们听见上了栓的门被猛烈地推击着，门栓很快就掉落下来。夫妻俩没来得及掩藏什么，书来就进了门。他们只好缩在灶角一动不动，猜测书来是不是已经发现他们了。

书来拿了碗从煮沸的粥锅里盛了一碗菜粥，站在灶边哧溜哧溜地喝起来，他听见灶后响起父母的耳语声，耳语声逐渐变成争吵，书来一言不发，只顾喝着滚烫的菜粥。

你去村长家干什么了？

干什么了？去借米。你没看见我抱着个米箩回家吗？你没看见家里揭不开锅了？

找谁借米不行，非要找那个下流货借？

你说他下流，可他家的米囤堆得像山一样高。你在山上给金豹倒了半年屎尿盆，你带什么回家了？

我带回几尺花布来，是那天打劫塔镇布庄弄来的，带回家给你缝衣裳。

没出息的货，天天给他倒屎尿盆，结果就带了几尺花布回家。村长不当土匪，可他家的米囤堆得像山一样高。

六娥说着披上衣裳从柴堆里爬起来，六娥走到灶台边，书来正在盛第三碗菜粥，六娥夺下儿子手里的铁勺，她说，饿死鬼投胎的货，给你爹留几口吧。

第二天早晨春麦在村里转悠着，雾气很浓，树上夜来凝结的水珠淅淅沥沥地滴落，就像下雨一样。春麦的头发和衣裳鞋子一会儿就湿透了。到山上去了大半年，春麦已经不习惯十九间房的潮湿气候了。春麦想人还是应该住在太阳里的，那些先祖列宗怎么就选中了这片树林建造十九间房呢？

树沟旁边垒了一座新坟，那是春麦的胞兄大壮的坟。春麦看见坟头上的青草已经有过膝之高了。春麦骂了一句，没良心的货，他是在骂寡嫂水枝，春麦想人才死了大半年，坟上的草已经长得这么高，她怎么就不知道到坟上来锄草呢？坟上的草长得这么高，要她这个大活人干什么呢？

六娥看着在地窖边忙碌的父子俩，春麦和书来正在用灰泥给地窖封顶。春来的脸和手都沾满了泥印，春麦一边糊泥一边用不安的目光朝六娥张望着。

风大了，回屋歇着吧。春麦对六娥说。

六娥不说话，转过脸朝井台那边看，井台那边也有一群女人在朝这边看。

风大了，小心吹坏了身子。春麦又对书来说，扶你娘回屋去吧。

六娥站起来，朝地上鄙夷地啐了一口。她说，我不跟畜生说话。书来，扶我到村里走走，我要听听那些乱嚼舌头的货到底在说些什么。

书来就撂下手里的灰泥桶，扶住六娥往前走。他们走到井台上，井台上的一群女人立刻停止了交头接耳，纷纷走开了。六娥骂了一声，咬着牙说，我倒非要听个清楚，他们到底在嚼什么舌头。书来就扶住六娥跟着女人们湿漉漉的脚步走。六娥的身子像树上的旁枝一样朝左侧倾斜着，六娥的脸像纸人似地没有一点血色。

走过石板铺就的短短的村巷，走到村长金官家门口，看见金官坐在门槛上卷纸烟抽。金官朝六娥咧嘴一笑，吐出一口辛辣呛人的烟圈，露出嘴里的一颗金牙和一颗银牙。

你的手臂结上疤啦？金官说，剩了一条手臂走路就别这么火烧火燎的了。

剩了一条手臂，谁乱嚼舌头我照样扇他的耳光。六娥说。

扇谁的耳光呀？金官说，谁砍了你就扇谁的耳光，你该回家扇春麦的耳光。

春麦是我男人，他愿意砍，我愿意挨，我们夫妻的事谁也管不着。六娥站在村长金官家门口，故意放大了嗓门朝左右人家喊，谁要在背后乱嚼舌头我就饶不了他。

金官摇了摇头，他站起来跳到鸡笼上朝后面的七间屋了望。金官看见春麦正在埋着头用灰泥给地窖封顶。

春麦不上山啦？春麦不跟金豹干了？金官问。他怎么还能上山？田里的活现在得让他干，他砍了我，现在就得伺候我了。

你家地窖里藏了什么？金豹把什么东西藏你家地窖里了？

什么也没有，是我家的冬粮和杂物，金豹的东西那天夜里就运上山啦。

你骗不了我。我可什么都清楚，好好的地窖怎么就封上顶了？

准备过冬呢，怕老鼠在里面做窝呢。

我可什么都清楚。金官又朝六娥咧嘴一笑，他说，我是一村之长，金豹面前、镇长面前、日本人面前都要应付，出了什么事我可难办了。金官看了看六娥的脸色，他从鸡笼上跳下来，顺手在书来的裤裆里掏了一把，书来敏捷地躲开了。

金官拍了拍手上的灰，绷着脸对六娥说，你让春麦当心，别给十九间房惹祸，他这种小鼠小兔的货，不要掺乎杀人越货的事。

过了约定取货的日子，仍然不见金豹和他队伍的影子。春麦有点心神不定起来。春麦每天忍不住地跑到屋后的地窖边站上一会儿，心里琢磨金豹是怎么回事，怎么把这批赃货丢在他家不管了。春麦想想有点发慌，虽然金豹不准他打开任何货包，虽然他不敢擅自打开那些上了封条的沉甸甸的大木箱，但他知道木箱里装的不是粮食和盐，只会是危险的武器和弹药。

春麦在地窖转悠的时候，隔壁的寡嫂背着孩子走过来，水枝的脸上是一种焦灼而惊惶的神色，她走过来用脚底敲了敲地窖上新糊的泥顶，水枝说，春麦你还不把东西扔了？趁黑夜拖到湖里去，谁也看不见，你可别给村里惹下什么大祸了。

你胡说些什么？你要让我把什么扔了？

枪，金豹藏这里的枪呀。水枝说，你还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家有什么事能瞒过我的眼睛？

操他娘的。春麦突然就无力地蹲了下来，春麦抱住头愣了半天，哑着嗓子说，可是这是金豹的货，他不让我扔我怎么能扔？他会把我杀了，他不会饶过我的。

你还以为别人不知道这地窖里的东西？半村人都知道你家藏着金豹劫来的枪。你会给村子惹下大祸的。

你快闭上你的乌鸦嘴。春麦猛地朝水枝吼了一声，他揪住小杨树干的树皮，声音里充满了怨恚。春麦说，都是让你们坑的，要不是你害死了我哥，要不是我一个人填两家人的肚子，我也不会上山跟金豹那货干，我也不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

怪得了我吗？水枝冷笑了一声，说，你怪你家那个招蜂引蝶的骚货吧，依我看你真该把她的胳膊一齐砍了。

你再胡说我就把你也砍了。春麦怒视着水枝说。春麦阴沉的眼神和颤抖的嘴唇吓了水枝一跳。春麦话音未落水枝就背着孩子溜走了。

夜里春麦睡不着觉，听见窗纸在大风里扑簌簌地响着，房顶上的茅草也在沙沙地抖动。春麦觉得冷，弓着身子往六娥旁边凑，他说，还没到冬至，天怎么就冷起来了？六娥伸过她的独臂擦了春麦一会儿，春麦却打不起精神，六娥就骂起来，你倒装起圣人来了？不中用的货。说完六娥就转过身自顾睡觉了，剩下春麦瞪着眼睛望着漆黑的房顶和小小的幽蓝的天窗，仍然觉得冷。

春麦睡不着觉，后来他把睡熟了的六娥弄醒，对着她的耳朵说，你还睡，天都快塌了，你还睡。

又怎么啦？六娥迷迷糊糊地说，别人想睡你不睡，别人不想睡你装圣人，你到底是怎么啦？

地窖里那些东西迟早会惹祸，我想起这事心里就发慌。

你想怎么办？要不我们趁天黑把那些东西扔了，现在就去把它们扔了？

扔？春麦在黑暗中苦笑了一声，金豹的东西我敢扔吗？我想来想去还是得到山上去一趟，到底怎么办我得问问金豹才行。

不行，我不让你再走了，你要是敢再走，我就敢把男人叫到这床上来睡。

就去两三天，快去快回不行吗？

我说了，你要是敢再走一步，我就敢跟野男人睡，你别以为我少了条胳膊就没人要了。

蛮不讲理的货。春麦打了女人一记耳光，春麦用拳头砸着草铺，哽咽着说，那让我怎么办？你让我等着砍脑袋蹲大牢吗？

没见过你这么胆小的货。你是怕人去塔镇告发我家吗？十九间房自古以来都是一家倒霉全村遭殃，村里人谁敢去告发？

谁敢去我先绞了他的舌头挖了他的祖坟。

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谁知道呢。春麦想了想说道，我还是得上山找金豹去。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，你想跟谁睡就跟谁睡吧，大不了我再砍你一条胳膊，我伺候你一辈子。

鸡鸣三遍了，又是早晨了。春麦背起布褡走出房门时听见床上的女人喉咙里哇地响了一声，他知道那是六娥特有的哭声。哭什么？我又不是去死。春麦嘀咕着到灶台上抓了几只红薯塞进布褡，他看见儿子书来从柴堆上爬起来，睡眼惺忪地望着他。春麦朝书来走过去，在他头上揉了几下，他说，爹要上山办点事，你在家好好干活。书来点点头又要往柴堆上躺，春麦又把他拉起来，春麦瞪着儿子说，好好看着你娘，别让她到处乱跑。书来仍然迷迷糊糊地点着头，春麦怕他没听清，又大声重复了一遍，然后春麦走到门边打开了门，门外涌进来一股潮湿的雾气和暮秋特有的冷风。春麦一脚踏出了门槛，另一只脚犹豫着滞留在门内，他突然又想起什么，回过头对书来喊，好好看着地窖，听见了吗？好好看着我家地窖。

出了村庄就到了砂土路上，土路很窄，只容一骑一人通过，环抱着北面浩渺的大湖和平

缓的长满庄稼和杂草的滩地，路的一头通往塔镇，另一头则向驴儿山、牛头山和鱼山延伸过去。站在砂土路上回首遥望十九间房，视线所及的只是一些高大的遮天蔽日的树枝，或者枝头常绿，或者落叶飘零，小小的村庄却陡地消失不见了。

春麦沿着砂土路朝驴儿山的方向走。金豹的营寨扎在驴儿山的后山上，春麦当然是朝驴儿山的方向走。出村前春麦没遇见个人影，只是通过独木桥时猛然看见土沟里有个人在拾狗粪，是村长金官在拾狗粪。春麦不想让金官看见，缩着脑袋跑了几步，金官却在土沟里喊了起来，春麦，你去哪儿？

春麦只好站住，心里暗暗骂道，这个专管闲事的货，眼睛怎么就比秃鹰还毒呢？

去塔镇，去塔镇办点事。春麦说。

你要是去塔镇就给我捎两包烟叶回来，再捎上一瓶烧酒回来，钱你先替我垫着。金官说。

我没钱垫，你要是想让我捎东西就回家取钱去，我在这里等着。

嘿，说的倒像那么回事。金官站在土沟里用铁爪敲着狗粪筐子，他晒笑着说，我一转身你就跑了，我知道你不是去塔镇，你是去山上，去金豹那里。

随你说吧，反正我爱上哪儿就上哪儿，你可管不着。春麦讪讪地答着又往前走，他听见金官在土沟里很响地咳嗽了一声，金官大声说，春麦你可要当心，当心日本人，当心国民党，当心金豹砍了你。春麦愣了愣，回过头来不甘示弱地说，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可管不着。春麦朝地上啐了一口，径直往前走，金官的铜锣嗓又在土沟里不依不饶地响起来，春来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乱世江湖是你闯的吗？迟早丢了你的狗命。

春麦想我真是倒了霉啦，每次上路总是要碰到这个讨厌的贼货。春麦想金官以后再来惹我我就从地窖里拖杆枪把他崩了。春麦朝山上走去，太阳光照耀着霜露浓重的砂土路，路面泛射出一种奇怪的金子般的光泽。不仅是这条环湖小道，远处驴儿山的峰峦岩石上也像流金般地耀眼夺目。太阳是从湖上升起来的，太阳最终落到驴儿山与鱼山的峰谷里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春麦从小就是这么想的，不仅是春麦，沿湖居住的每一个农人或船民几乎都是这么想的。

春麦走到十步桥码头时，看见湖边停泊着两艘日本人的汽艇，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正在检查码头上的渔船和货船，码头上的气氛肃杀，船民和小贩们的脸上都是诚惶诚恐的表情。春麦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，随口问那些坐在岸上补网的船女。船女说，日本人在找枪，日本人丢了好多枪，他们天天在这里搜查。

春麦吓了一跳，脸立刻白了，下意识地想跑，脑子里又闪现出哥哥大壮躺在柴禾车上的景象。春麦不敢跑，就垂着手慢慢走。要惹祸了，真的要惹祸了。春麦这样想着脚步像棉花一样疲软起来，老是想回头望一望码头上的日本兵，却又不肯回头望。前面的路现在是漫无边际了，春麦扶住路边的一棵杨树，眼睛望着远处的驴儿山，嘴里一迭声嘟囔着，金豹，千刀万剐的强盗货，狗日货，害人货，你可把我坑苦了。

村口来了个货郎，年轻的货郎把独轮车架在树干上，摇起拨郎鼓，立刻招来了十九间房的女人和孩子。很少有货郎到十九间房来，因此独轮车上的油盐针线很快被女人们抢光了，剩下的是插在草杆上的那些红红绿绿的糖人儿，年轻的货郎对围在一边的孩子们说，回家去找废铜烂铁来了换糖人儿给你们吃。一群孩子就发疯般地往家跑。十九间房的孩子们都想吃那些红红绿绿的糖人儿。

书来跑步回家，急急地搜寻着破铁锅破脚炉之类的东西，结果却一无所获，匆忙中他去卸木柜上的铜挂锁，卸不下来，倒把六娥惊动了，六娥从外屋奔进来骂道，该死的货，好端端地你卸锁干什么？书来也不回答，又急忙跑步到屋外，摸摸墙根下的锄头和犁耙，又摸摸柴堆缝里插着的柴刀，书来知道锄头和犁耙是干活用的，柴刀是劈柴用的，家里哪样也少不了。书来抬起头去看屋檐下挂着的杂物，终于发现一只从木桶上拆下的铁箍，书来就狂喜地爬到窗台上摘下了那只铁箍。

书来肩挎铁箍跑到村口，看见货郎的独轮车上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根糖人儿了。书来把铁箍往车上一扔，手就伸上去要摘草杆上的糖人儿，但书来的手被货郎抓住了，年轻的货郎笑咪咪地对书来说，你的东西不值钱，一只烂铁箍换不了一根糖人儿，回家再找找去。书来着急地说，都找过了，我家没有东西了。货郎还是笑咪咪地说，没有就别吃糖人儿了。

书来沮丧地站到一边，看着其他孩子把糖人儿含在嘴里往村里跑，心里倍受煎熬。书来看看了货郎，突然急中生智，他就跑过去拽住货郎的衣角说，我家有值钱的东西，我拿来换糖人吃，别让村里人看见行不行？货郎弯下腰说，是什么值钱东西？你拿来，我不让人看见就是了。书来说，拿来你就知道了，肯定是值钱的东西，你得给我留一个糖人儿。

货郎站在村口等了很长时间，不见书来的人影，他想那孩子肯定是拿了家里的金银首饰给大人拦住了。货郎推起独轮车想继续赶路，刚上独木桥就被书来喊住了。书来满脸满身都是灰土，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书来的一只手在怀里掖着什么，迅疾地往货郎手里塞去，书来说，给你一把枪，给我一个糖人儿。

货郎惊呆了，他认出那是一把真正的驳壳枪。货郎想说什么，结果什么也没说，他同样迅疾地拔下草杆上剩余的三根糖人儿，一齐塞在书来怀里，然后他推着独轮车像逃似地奔过独木桥，离开了这个古怪的树林下面的村庄。

热闹了半天的村口重新沉寂下来，剩下书来一个人站在独木桥畔。书来把糖人儿的头咬下来，咯咯地嚼着，然后又咬下糖人儿的手和腿，嘴里是一股醇厚的甜味。书来听见树林上空响起一阵鸟群扑翅的声音，他抬起头看见一群白鸟倏地飞离了村庄，书来只知道天快要黑了，一天快过去了，书来不知道明天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
春麦是半夜里回到十九间房的。春麦跌跌撞撞地走进家门，瘫坐在地上起不来了。六娥托着油灯出来，拿油灯照他的脸，春麦脸上惊恐和绝望的神色把六娥吓了一跳。

我捡了一条命。春麦说。

没头没脑的货，你说些什么？

这回没跟金豹上山，我捡了一条命。

没头没脑的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

山上的兄弟们都死了，驴儿山的寨子让日本人一锅端了。

寨子里现在都是野狗，十几条野狗在那里啃死人肉。

金豹也死啦？

他们说金豹没死，金豹一个人攀着藤索逃走了，那个又奸又滑的货，就让他一个人逃走

了。

这狗日货命大呢。六娥有点暧昧地叹了一口气，她伸手去拉春麦，但春麦瘫坐着的身體像石头一样沉，拉不动。春麦的嘴唇仍然哆嗦着，只是重复一句话，我命大，那天没跟金豹上山，我命大。

是我一条胳膊救了你的狗命？六娥冷笑了一声，她摸摸那只空袖管说，要是那样，我这条胳膊也算没白丢。

春麦后来昏昏沉沉地睡过去，两只手却一直紧紧地搂着六娥的腰肢。六娥听见春麦在梦里发出女人般的抽泣声，时断时续的。六娥讨厌这种声音，春麦每抽泣一次她就去拧他的鼻子，但春麦毫无知觉，六娥看见男人的眼角淌出一滴泪珠来，六娥不忍心了，她用手背替他抹掉了那滴泪珠，边抹边骂，没出息，多没出息的货呀。

大清早的春麦就被外屋的吵闹声惊醒了，是村长金官来了，六娥挡着房门不让金官进来。金官说，你挡着我干什么？

让我进去和春麦说几句话，是要紧话。六娥说，什么要紧话非要搅了人家的觉？你的要紧话该偷偷地跟我说，怎么跟春麦说？金官说，你让我进去，真的是要紧话得跟春麦说。六娥说，你那狗嘴里能吐出象牙来？不让进就是不让进，你让他睡个安生觉吧。他半夜里回家，又惊又累的，你别装神弄鬼的再吓唬他了。外屋沉寂了一会儿，突然响起金官酸溜溜的哂笑声，金官说，这么个货，你还挺疼他？六娥就厉声骂起来，不要脸的货，我不疼他倒疼你？回家让你那黄脸婆疼你去。不要脸的货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

春麦在里面睡不下去了，他跳下床站在房门后面，想出去又怕见金官不阴不阳的脸，干脆就站在门后偷听。可外屋又没动静了，猛地听见外面啪地一记响声，好像是谁在谁的脸上拍了一记。然后就听见六娥说，不要脸的货，还往哪里摸？春麦正想拉门出去，门被金官踉跄着撞开了，金官摸着他的脸后退了一步，看看春麦，又看看六娥，好###打得好#金官指着六娥说，不识好歹的货，我实话实说，你们家灾祸临头了，到时候可别怪我不帮你们。

春麦不知道村长金官为什么总像一个鬼魂盯着他，但他知道金官所说的灾祸是什么。金官一走春麦就溜到地窖边去了。春麦看见寡嫂水枝正背着孩子站在地窖那里，水枝瞪大眼睛望着他，好象受了惊似的。

你怎么又站这里？春麦恶声恶气地驱赶着水枝，他说，家里那么多孩子那么多活计，你怎么老是在别人屋前东张西望的？

地窖被人动过了，你看窖顶上的泥，是新糊上去的。水枝仍然瞪大了棕黄的眼睛，她用一种惊恐的声调说道，灾祸临头了，怪不得近来我老是梦见大壮那死鬼，梦见他把我们全家老小往阴间里拽。

你别胡言乱语的。春麦弯下腰去鉴别窖顶上的泥，脸刷地就白了，春麦半跪半坐在地上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他觉得眼前突然闪过一道刺眼的白光，白光不知从何而来#大概那只是灾祸临头的征兆而已。过了一会儿春麦缓过劲来，他问水枝，谁进了地窖？是你进去的？

我哪儿敢往你家地窖里钻？莫非是大壮的鬼魂？水枝皱着眉头想着什么，突然拍了拍大腿说，对了，是书来，前天我看见书来拿把镐在这里忙乎呢。

春麦枯干的嘴唇颤动了一下，想说什么最终却什么也没说。春麦充满血丝的眼睛现在像两块残冰一样闪闪发亮，在幽暗的树木覆盖的空间里，那两个光点像两只狼眼一样闪闪发亮

。闭上你的乌鸦嘴，别跟村里人说。春麦这样嘱咐了水枝一句，人就像发疯般地往家里奔去。

书来被春麦吊到了房梁上，书来的身体像一只竹篮在空中晃来晃去的。春麦站在板凳上，先是用一条麻绳抽书来的后背和屁股，书来大声地哭#大声地叫着，但书来不承认他进过地窖。春麦就丢下麻绳，又去找了一根门闩来#春麦用门闩朝书来抡过去，书来狂叫一声就昏死过去了，他的身体仍然像一只竹篮在春麦面前晃来晃去的。

门外围了好多村里人，他们要进屋劝阻春麦，但六娥堵着门不让他们进来。六娥已经哭得像个泪人似的，嘴里不停地骂人，一会儿骂水枝，一会儿骂书来，一会儿又骂起春麦来。六娥说，狼心狗肺的货，对自己的亲骨肉下这种毒手？你要有血性怎么不找金豹去？欺弱怕硬的货光在老婆孩子身上出气，你砍了我一条胳膊不够，难道还想要书来的一条命？六娥坐在门槛上骂一会儿又哭一会儿，门外的人也不敢劝她，谁劝就挨六娥骂。六娥呜呜地哭了一会儿，突然站起来往柴堆那儿冲，门外的人一齐拉住了六娥，六娥跺着脚说，你们别拉我，让我去拿柴刀，让我去劈了那猪狗不如的货，反正日子也过不下去了。

春麦的几个堂兄弟这时趁势冲进了屋里，他们强行把书来从房梁上放下来。有人剥开书来身上沾结着血污的衫子，发现口袋里鼓鼓的，掏出来一看#原来是一支吃了一半的糖人儿，糖人儿有点化了，摊在手上是软软的斑斑驳驳的一滩糖泥。

闹了半晌，屋里的人终于散去了，留下一家三口人，或站或躺地面面相觑。六娥低声呜咽着，用布条蘸着热水擦书来的伤口，春麦垂头站在一边，等木盆里的水发黑了就端去泼掉，再端一盆热水来#春麦做这些事时神色就像梦游一样，脚步飘飘忽忽的。整整一上午春麦真的就像在梦游一样。

祸已经惹下了，现在就该想肱消灾免祸的办法，你得赶紧把地窖里的东西抛出去了。六娥说。

往哪儿抛呢？往湖里抛？可要是哪天金豹找上门来跟我要货，我拿什么给他？春麦愁眉苦脸地说。

没出息的货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么怕金豹？你就不怕日本人？

怕，我都怕，我知道我是个没出息的货。春麦说着发出一声凄厉的抽噎#春麦敲了敲他的脑袋，说，我谁也惹不起，惹不起还躲得起，看来想活命只有跑了，只有这条路可走了。

一家人投奔他乡吧。

往哪儿跑？六娥吃了一惊。

过湖到清水镇我大姨家去，让我姨夫指点条生路，他在外面混得好，我想他会救我一命的。

就怕躲也躲不起。六娥沉默了一会儿说，俗话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一人犯事儿株连九族。我们一走全村人得替我们担着罪名，你说金官他们能放我们走吗？

趁夜黑偷偷地走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

没心肝的缺德货。六娥骂了一句，又呜呜地哭起来了，六娥边哭边说，看来也没别的法子，就听你的吧，反正是死是活的全靠天意了。

趁天黑偷偷地走，怕夜长梦多，今天夜里就得走。春麦说着呼地站了起来，我现在就到王村船老大那里去租条船，现在就得去了。春麦说，船老大夜里都不进湖，我要是给他钱，他会答应开船的。

春麦走出村子，看见村长金官骑着毛驴在前面走，金官穿戴得新簇簇的，戴一顶呢子毡帽，穿一件青布长褂。金官明显是往塔镇去。金官每回去塔镇都是这样穿戴得新簇簇的。

金官这回去塔镇干什么？去镇公所或者是去日本人那里？会不会去告密？春麦想到这里就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春麦一路小跑往湖边的王村去，春麦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，趁夜黑偷偷地走，今天夜里就走。

雨是黄昏时分落下来的，落在十九间房上空的树荫上，然后从枯黄的树枝上往下滴落，十九间茅屋的屋顶上便响起一片凝重的雨声。晚秋在这一带本是一个干涸的季节，这场大雨不知怎么就落到十九间房来了。

天色在雨中黑得早，春麦一家人关起门窗收拾最后的行装。春麦隔着窗户不时地朝外面张望一番，看见的只是幽幽的黑暗和一片烟状的雨雾，并没有谁在监视他们。六娥说，好好的天怎么就下起雨来？怕是老天爷在咒我们呢。春麦说，下雨好，昏天黑地的，谁也不会看见我们出村。六娥说，做下了伤天害理的事，就怕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，遭天打雷劈呢。

春麦愣了一会儿，说，要是真的遭了天打雷劈，那我也就认命了。可是你难道不明白，如今的世道都是坏人长寿好人短命吗？

趁着天黑雨大之际春麦一家走出了十九间房，檐下的家狗们似乎在静静地听雨，屋里的人们早早地熄灯上了床，整个十九间房都湮没在水声雨雾之中。临上独木桥前，春麦回过头朝夜雨中的村庄凝视了片刻，春麦对六娥轻轻说，祖祖辈辈的村庄，说走就走了，这一走恐怕再也回不来了。

一家三口冒着雨来到王村渡口，每个人身上都湿漉漉地滴着水珠。渡口显得冷清和凄凉，大雨落在湖面上激溅有声，泛起满湖浅蓝色、灰白色的深浅不一的水光。有一条小船系在缆桩上，被水浪冲得东摇西晃的。船老大不在船上，船老大没有像事先约定的在渡口等候。

这么小的船，四个人坐上去能过湖吗？六娥瞪着那条船疑疑惑惑地问。

春麦似乎没听见，春麦焦灼地望着王村村子的方向，怎么还不来？他说，说得好好的，船老大不会反悔吧。

终于看见村里走出一个人，提着一盏灯，扛着两支桨，是船老大来了。春麦舒了一口气，他吆喝书来道，把东西扔船上，扶你娘先上船吧。

船老大走到春麦面前，把两支桨往春麦怀里一塞，转身就要走，春麦傻眼了，一个箭步冲上去拉住他，怎么走了？不是说好你送我们过湖的吗？

自己走吧，把船靠到清水寨渡口。船老大甩开春麦，要活命就自己走吧。这么大的雨，这么黑的天，我不送了。

可我不会行船，你积点善德送我们过湖吧，我们一家做牛做马都会报恩的。

我看你们可怜，白白送上一条船，难道你要让我搭上一条命？船老大厌烦地推搡着春麦，又去拿地上的船桨，他说你到底走不走？你要不走我连桨也不给你了。

春麦呆呆地望着船老大穿过雨幕往村里匆匆而去，湖边的夜雨突然下急了，豆大的雨点打在春麦光裸的头顶上，春麦的心里冰凉冰凉的。都在害我，都在逼我，都在把我往死路上推，春麦这样想着，人就跟踉跄着往船上奔，他对船上的依偎成一团的母子说，走，要活命只有自己走了，只要有船，我们就是漂也要漂到清水镇去。

春麦跳上船，柳叶船陡地晃了一下，书来说，爹，你没拿桨。春麦就跑回去拿桨，再上船架桨，用力划#####柳叶船原地打了个圈，却驶不出去。书来又说，爹，你没解缆呢，春麦骂了一声，他一边去解船缆一边看了看湖上暗蓝色的潮湿的天空，老天爷跟我过不去呢，他说，六娥你说对了，看来真的连老天爷都跟我们过不去呢。

到了三更时分，柳叶船仍在湖心打转，绵亘不绝的大雨组成一张网罩在船上，罩在船上三人头顶上。春麦机械地划着桨。春麦觉得他的力气已经用完了。偶尔地他望一望船首的母子俩，黑沉沉的天空中他们面容难辨，只看见母子俩的眼睛闪烁着几点幽蓝的恐惧的光芒。湖上的那具浮尸就是这时候漂流而来的，浮尸像另外一条船一样朝他们冲撞过来，一下一下地撞击着柳叶船。书来先看见了浮尸，他尖声叫起来，是个死人。六娥随后就呜呜地哭起来，六娥踩着船板发疯似地向春麦喊，快把他弄走，快把他弄走呀。

春麦就用桨去推那具浮尸，推一下浮尸远一点，但很快就又朝船漂过来。老天爷，连死人也来跟我们过不去。春麦的声音已经近似于哭泣，他说，看来是老天爷不肯放我生路了。春麦就是在与浮尸的搏斗中丧失了最后一点力气，春麦的双手终于抓不住双桨，他的身体像坍塌的泥墙慢慢倒在船尾上。

我来划船，我会划船。书来爬到船尾抓住了双桨，书来用力划着，船于是又开始摇晃着前行，那具尸体终于远离了柳叶船。雨仍然下个不停，从湖心望南岸的村庄，望东侧的群山，已是一片凄茫与黑暗，十九间房更是无影可寻了，湖岸依然躲在黑暗中不肯显现，船上的一家三口都在寻找，但谁也看不见湖岸。

船突然剧烈地颠簸起来。六娥说，船怎么晃起来了？六娥低头看舱里，发现舱里已积起了三寸之水，六娥起先以为是雨水，用独臂沿着舱底细细地摸，终于失声大叫起来，船漏水了，书来，你用力划，你快用力划呀。

娘，我划不动了，书来喘着粗气说，我没力气了，我的胳膊快要断了。

春麦在舱里翻了个身，春麦想爬起来，但很快又跌倒了。

春麦的声音听上去仍然像一种哭泣。他说，下去一个人就好了，下去一个人船就好走了。

什么？六娥惊愕地说。你想让谁下去？

我，当然是我下去。反正老天爷也不让我活了。

你疯了？糊涂的货，你从来都不会游水。

我下去，我想下去，反正我也没脸活了。

你疯了。六娥大声地啼哭起来，六娥用唯一的手去摸春麦的脸，摸到的只是一片冰凉的雨水，六娥用力打了春麦一记耳光，你疯了，她说，你想把我们母子俩丢在湖上不管了？

我不让你下去，我们一家人是死是活都得在一起。

你才是糊涂的货，老天爷是不让我活呢，我们一家人，能活一个是一个，死了我一个，活了你们两个，这么死我就值了。

六娥突然说不出话来，她看见春麦突然从舱里站了起来，春麦的脸在雨夜里放出一种神奇的白光。春麦直立在颠簸的柳叶船上大概有三四秒钟的时间，六娥想伸出她的独臂去拉他，却够不到，春麦僵立的身体突然变得很远，无法触碰，六娥依稀听见春麦说了两句话，两句都是对儿子书来说的。

春麦说，书来，长大别学爹的样。

春麦还说，书来，好好看住你娘。

六娥记得春麦投入湖中溅起的水浪，记得一声难以言传的沉闷的巨响，一切都酷似她曾经做过的恶梦。

几天后六娥和书来在清水镇上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，日本人洗劫了湖那边的十九间房，村里人九死一伤。又有人说日本人放火焚烧了十九间房，因为十九间房到处都是百年老树，大火烧了两天两夜才逐渐熄灭。

这当然是五十年前的陈年旧事了。春麦的儿子书来成了一个闻名乡里的木匠，曾经有几年光阴，书来推着一辆独轮车游村走乡寻找活计，他的路线往往是围绕着大湖走的，书来的独臂母亲六娥坐在独轮车上。六娥的眼睛已瞎了，一只衣袖仍是空荡档的。

母子俩经常要经过十九间房荒凉的村庄遗址，那里的遮天蔽日的百年树林已经消失不见了。每次经过昔日的十九间房，六娥都会问儿子，长了树没有？儿子书来就说，长了一棵树，又长了一棵树啦。